

文艺名人掠影

——鲍文清笔录集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艺名人掠影/鲍文清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4

ISBN 7-5063-1666-8

I . 文… II . 鲍… III . 特写 (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7283 号

文艺名人掠影

作者：鲍文清

责任编辑：侯秀芬 李玉英

装帧设计：杨 群 李 栋

版式设计：英 子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 bta net 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京东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300 千字

印张：16 插页：12

印数：1—5000

版次：199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666-8/I·1654

定价：28.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中国文艺的复兴

——访茅盾、周扬、夏衍、阳翰笙	(1)
啊，摇篮！	(23)
画驴的风波	
——访画家黄胄	(26)
画家韩美林的动物世界	(30)
韩美林的新艺术世界	(35)
描绘冰雪世界的画家——于志学	(39)
北国大自然的歌手	
——记黑龙江画家于志学	(43)
画家司徒乔和他的画展	(66)
吴祖光和新凤霞的故事	(68)
丹青曲	
——访女画家王叔晖	(83)
茅盾晚年生活琐记	(92)
文学新人之路	
——忆茅盾的教诲	(102)
琵琶大师刘德海	(111)
他们在农村文化园地中播种	
——电影《喜盈门》的剧作者辛显令和 爱国爱乡、多才多艺的吕克克	(122)

战斗的画笔

- 记部队画家董辰生 (128)
董辰生和连环画 (146)
- 追 求**
- 访女作家张洁 (151)
- 引 力**
- 记青年女作家张抗抗 (160)
关山月在日本 (167)
- 小树是这样成材的**
- 记画家范曾 (170)
- 静悄悄闪光的星**
- 记女作家谌容 (195)
动画片《三个和尚》和它的导演阿达 (202)
京剧表演艺术家关肃霜 (205)
- 夫妇壁画家**
- 访李化吉、权正环 (208)
白桦和他的新作 (214)
不屈的画家石鲁 (220)
- 影片《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
- 和它的导演李翰祥 (222)
启功先生 (230)
- 陶瓷美术家朱一圭**
- 他在窑火中创造美
- 记工艺美术设计师朱一圭 (256)
国画大师李苦禅 (269)
- “年方八八”**
- 刘海粟的故事 (272)

青春的跋涉

——于蓝的青年时代 (283)

一片冰心在玉壶

——记已故岭南派画家刘允衡 (316)

东西音乐珠联璧合

——美国人演唱黄河大合唱 (323)

古筝行

——记古筝演奏家刘维嫲 (328)

一片赤诚寄神州

——访海峡两岸交流会会长李惠英 (334)

电影“晚钟”及其导演吴子牛 (338)

墙上艺术家——包阿华 (341)

王中年和他的山水画 (347)

民间文化使者——艺术家马林 (351)

仇志海和黑陶艺术 (357)

雕塑家傅天仇 (363)

三位女导演

——董克娜、王君正、胡玫 (371)

袁运甫谈艺录 (380)

一位北京画家在纽约

——访海外画家和芝圃 (386)

晚 情

——重访李德伦 (404)

我所了解的何海霞 (419)

微观艺术的魅力

——访金石微雕大师朱云青 (428)

足迹的歌

——记军事摄影家胡宝玉.....	(447)
后继者	
——记旅美画家谢天成.....	(467)
孙女的钢琴老师	
——记著名幼儿钢琴教育家李斐岚.....	(483)
后记	(501)

中国文艺的复兴 ——访茅盾、周扬、夏衍、阳翰笙

茅盾、周扬、夏衍、阳翰笙是中国文坛上现今健在的四位元老。他们的事业和名字，是和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文艺运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文学艺术正在复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我访问了他们，请他们就中国当今文艺界的情况和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寄希望于青年一代

——访茅盾

中国著名的老作家茅盾，今年已经 83 岁高龄。他的创作涉及文学的各个方面：长篇、短篇、散文、评论、翻译等等。作为代表作的《子夜》初版于 1933 年初，这部描写旧中国上海都市社会的作品，是作者继《蚀》三部曲、《虹》、《三人行》和《路》之后，在作家思想和创作发展道路上的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因而曾在国内外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他很忙，甚至连星期天也很少休息，最近在集中精力撰写回忆录陆续发表在《新中国文学史料》季刊上，很少会客。但是，当我同他联系，说明想去访问他时，他毫不迟疑欣然同意了，并答应当天下午就会见我们。



茅盾（右二）与“中国建设”杂志总编爱泼斯坦（右三）、副总编吴佟（左一）、沈苏儒（后排右一）、记者谭爱清、鲍文清会见

按约定的时间，我来到北京东城的一座幽静的四合院。茅盾已在一间陈设朴素大方的小客厅里等着我们。他个子不高，拄着拐杖。身穿黑色中式服装，虽然他的左眼已经失明，右眼视力仅有0.3，但目光仍然显得炯炯有神。他的富有吸引力的表情和那透着热情的微笑，将他高年的印迹一扫而光。

“您能接受我的来访，非常感谢。当前，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不少新作品，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能谈谈您的看法吗？”由于主人的时间宝贵，就座以后，我便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茅盾微笑了一下，带着他的很重的浙江家乡口音，但发声清脆，他说：

“近来，有人提出‘歌德与缺德’的问题，即主张文艺只应当歌颂，不应揭露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否则便是‘缺德’。但是另外也有人表示不赞同，既要歌颂光明，也要暴露黑暗面。真正作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茅盾的话题一开始就进入当前中国文艺界正在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

“现在作家同某些领导之间就有这么个问题，某些领导人认为‘艺术民主’太多了，怕将来出‘坏’东西，而大多数作家却不是这么想的。按照他们的想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品是好是坏，到群众中去考验嘛！读者大众是很有眼光的。比如打倒‘四人帮’之后出现一些作品，人们称它是‘伤痕文学’，或‘暴露文学’，这些都是描写‘四人帮’时期的法西斯暴行的。由于题材的关系，这些作品不可避免地有低沉的音调和阴暗的色彩，然而它们扣人心弦，启发人们深思，我觉得应该写，写这些东西不单纯是暴露，是为了记住这个教训，从而保证将来不再发生那样的事情，社会主义是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间总有进步与落后的区别，有光明面也还有黑暗面，如果只歌颂，不暴露，岂不是粉饰太平么？它会使人麻痹呢！一切都好，那就不想改变了，所以应该如实的反映现实，既写光明面又写黑暗面，引起人们警惕！”

话题转到当前文学创作虽然呈现活跃局面，但好作品还不多的状况。我们请他谈谈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

“这个问题很难说喽！”茅盾略加思索后说：“若干写现代生活的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深刻，看过一遍不想再看，而不久就忘记了。这个原因恐怕和作者的素养不够、生活范围窄有关系，”他重申了自己的一贯主张，即“必须重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必须重视科学知识及古今中外历史、文学的学习，中国有句古语‘读书破万

卷，下笔如有神’，否则，即使深入工农大众，深入实际斗争，也难以保证一定能在纷纭复杂的现象中真正发现问题、分析问题，透过现象看清本质。”他说“现实生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现实斗争中不断出现新的情况，涌现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加强学习，使思想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他还分析了现实生活的两个方面即深度和广度问题，认为“作家一方面应当深入研究所要表现的具体事物（即生活的一角），另一方面又要站得高，鸟瞰全局。”他说：“很难想象一个埋头在一角（例如工厂的一个车间或农村的一个生产队），而对一角以外的生活全然不知的人，怎样进行写作……。青年作者在创作时遇到挫折，经常归因于没有熟练的写作技巧，而不知根本原因是他们还没有把生活的深度与广度结合起来，还不了解这两者的辩证关系。”

关于作品的写法，茅盾强调“必须有全局的有机结构，整体和局部应当动静交错，浑然一体，提炼是技巧问题中的重要一环。”茅盾还认为“作家的欣赏能力和表现能力是相辅相成，齐头并进的。”

茅盾深有所感地说：“我觉得当作家是很困难的，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接着说：“但是，现在有的人感觉做作家很容易，那就错了！”

“您认为解放以后最好的文学作品是哪些？”茅盾思索着。我们凝望着这位文坛的老将。

“一时也说不完全，长篇小说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他死了，《创业史》没有写完，赵树理的《三里湾》，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等。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风格。还有王汶石、王愿坚、茹志鹃的短篇小说。从延安时期到‘四人帮’霸占文坛之前，所有的好作品都是万人传诵，将记载在中国文学史上，永远保持其生命力的。”

“拿历史题材的作品来说，不能不说姚雪垠的《李自成》了。”谈到这部描写 16 世纪中国农民起义英雄的长篇巨著，茅盾显得兴奋起来。“姚的确看了很多书，明史及其他明末清初人写的野史、逸史，还有许多地方志和明末清初一些诗人的著作，例如吴梅村的都看了。吴梅村的诗反映了明朝末年的许多宫廷生活和民间苦难的真实情况，可以称为诗史。吴梅村还写了一本《绥寇纪略》，是写李自成的起义及其后果的，书中姚借用了许多古代皇帝逸事。（茅盾在这里讲了一则唐明皇的轶事）杂说上曾说唐明皇与某人下围棋，杨贵妃抱一只猫在旁观看，见明皇棋局败象已呈，就把猫放在棋盘上，把盘子搅乱。姚雪垠移用了这个故事，但又不是完全照搬。所以写作，一方面要靠有经验，有丰富知识，一方面要靠有才华。”老作家深有感触地说：“所以应该学点历史！”

茅盾不但文学的根底厚实，对先秦诸子也素有研究，有独特的见解。30 年代他选注过《庄子》、《淮南子》，写过《中国神话研究 ABC》；还写过《大泽乡》等历史短篇小说。解放后他写的《夜读偶记》、《关于历史和历史剧》、《关于长篇小说〈李自成〉的通信》和《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等，虽然是谈文艺问题，但实际上都涉及不少历史问题。1974 年到 1975 年间，茅盾在阅读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初版）和第二卷（初稿）的过程中，曾经写了对该书的详细评论意见，寄给作者姚雪垠。茅盾回忆说：“姚雪垠那时的处境很艰难，受到围攻。他写信给我说，想给毛主席写信求得他老人家的支持。我同意他的想法，我说问题在于你的信一定要保证交到毛主席手里。后来姚把给毛主席的信寄给他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设法把信转给了当时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再转呈毛主席，姚的创作计划才得到了主席有力的支持。”粉碎“四人帮”之后，1977 年 6 月，姚雪垠

写了一首七律《祝茅公八十一岁高寿》，表达了受过茅盾的教诲的文艺工作者对茅盾爱戴的感激的心情，尾联两句是：“手浇桃李千行绿，点缀春光满上林。”

“您认为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导下，中国文学事业的前景如何？”我继续提问。

“我想现在是真正迎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各方面都动了起来，形势很好。当然，已开的花朵能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这还难预言。30年代，也出现过许多作品，但留下来的却不多。新中国一定会有比过去还好的作品，不过要有个过程，并不能很简单的在几年之内解决。如果道路是正确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天总是会来到的。这次文代会以后，文艺家们能够写出反映四个现代化的作品，要达到这个目的，恐怕有些作家要‘补课’。有些作家，大学生也罢、高中学生也罢，都是在‘四人帮’时代长大的，知识很缺乏。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位青年人是大学英文系毕业的，但他作口头翻译时，听到‘莎士比亚’，竟不晓得是人名还是地名。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不能不对外国文学有普通的知识，读过欧洲自希腊、罗马时代直至现代的外国文学名著，不能不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相当的知识，这有一个借鉴和继承的问题。鲁迅比我大多啦，郭沫若比我大五岁，其他的同我差不多的，像夏衍等这一代作家，当然知识范围比现在二三十岁的人多一些。”他又笑着加了一句：“所以我说在这方面他们要补课！”

谈到第四次文代会，他说：“文代会已经好多年没开了，这次会上老中青都有，大概中青比较多些，因为老年人剩下的已经不多啦！现在寄希望于青年一代，他们是将来文艺繁荣的主要角色，他们能够把过去十年来所损失的时间夺回来。他们要继承传统，就要懂中国古典文学，借鉴外国文学。我们相信，事物总是

向前发展的，他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青年作家有几千喽！恐怕不止，甚至还多，这中间至少有一部分人是可以写出要比我们过去那个时代还要好的作品。相信他们中间一定会出现鲁迅、郭沫若式的文学家。”

“您同外国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有过接触吗？”

“外国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我所碰到的，有一部分对现代文学不了解，对30年代比较了解。这也怪我们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出去的太少。在法国有一位中国名叫于如柏的教授，抗战以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读书，懂中文，中国话讲得也很好，研究我的三部曲，搜集的资料比我们还齐。”

从他的三部曲，谈话转到他早年的文学活动。

“您早年也搞文学评论吧？”

“也搞过。”

“最初评论鲁迅的作品不就是您写的吗？”

“哈，哈……，这个么……。当时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也写评论，各式各样的评论，我最初也是作编辑，不写作品，写作品是在1927年大革命以后。大革命失败以后，我回到上海，那个时候心情沉重，想写些在大革命时亲自看到的事情，当然悲观失望心情也反映在这些作品中。”

“就是《蚀》？”

“哈，哈！对，就是《蚀》。《蚀》中间包括三部曲——《毁灭》、《动摇》、《追求》。那时文坛上的革命家骂我骂得很厉害。当然，这个骂对我也有好处。我写《蚀》三部曲时，对社会的观察，文学技巧都还不成熟。但这个题材是难写的，同我一样有1927年大革命的经验的人，转向文学后，都没有写过这个时代，以后也没有人写。后来我写了《子夜》、《林家铺子》以及许多短篇”。

“您在抗战以前主编了一本《中国的一日》、现在很少看到有像这样激动人心的书，应该提倡！”

“是应该提倡啊，那个时候是抗战前夜，当时投寄给‘中国的一日’的稿子很多，不但在中国国内的，还有来自南洋各地的。大概两三年前，一个外国朋友写信给我，他说他在教学生时运用《中国的一日》上的材料，他说要了解那个时候即中国抗战前夜的情况，这本书很重要，他还要里面人的名字，后来我写信告诉他了！”

不知不觉已谈了两个小时，尽管茅盾毫无倦意，但我们觉得应该是让老人休息的时候了。我们走出小客厅，同他一起在庭院海棠树下合影后告辞。

百花为社会主义而放

——访周扬

在四位文坛老将中周扬最年轻，今年 73 岁，他也是最忙的一个。他是文联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社会科学院的负责人之一。

周扬在客厅迎接我们，他热情洋溢，举止言谈充满活力，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

我们告诉他，国外读者对第四次文代会很关注，希望他先谈谈这次大会。

他的回答简洁明快。他说：“这次大会主要是总结和交流经验，以便使我们的文艺能够适应新的形势。现在我们的国家要搞四个现代化，这是个历史性的大转折，文艺要适应这个转折，促进这个转折。文艺同政治，同阶级斗争有密切关系，不能不受政治的影响，又反作用于政治。过去我们常常不适当当地过分地强调

阶级斗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伤害了许多人，特别是 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偏向就更大。实践证明，采取行政手段和群众斗争的方式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是害多益少。第四次文代会上要集中全体文艺工作者的智慧，总结“五四”以来 60 年的经验，特别是开国以来的 30 年的经验。这段历史，我们很多同志都经历了。今天我们总结经验，只能总结我们当前的客观条件和认识水平所能总结的东西。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采取有分析的态度，不要说坏就一切都坏，好就一切都好。建国后 17 年，我们所执行的文艺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当然，有不少缺点错误。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双百”方针开始得到贯彻，文艺创作上出现了一批可喜的作品。这批作品暴露了林彪、“四人帮”罪恶时期的黑暗，揭示了在他们法西斯专政下的社会面貌，表现了人民心灵上所受的创伤。这批作品的问世，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议论，有人认为这是“伤痕文学”、“暴露文学”，说写这些作品的作家是“缺德”。因而在全国引起了一场关于“歌德与缺德”的讨论。在这里我们特请周扬对当前文艺界的形势和这些问题的争论发表意见。

周扬明确地说：“当前的文艺形势我认为是好的，说好并不等于没有问题，比如有的人说，当前文艺思想很混乱。对所谓混乱要加以分析，要活跃思想，发扬民主就必须出现不同意见，这当然就‘混乱’了嘛，这种乱我看是好的现象，比方对这次文代会准备的报告，曾经让大家讨论，意见很多，我们就集中大家的意见再来修改，这样做不是很好嘛！林彪、‘四人帮’时期，实行了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过去的传统都不要了，经过了十年文化方面的摧残对文化确是大的破坏；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大家不敢讲话，不敢写作，现在大家敢讲话，敢写作了。这

是很好的现象。打倒‘四人帮’以后，‘双百’方针得到恢复和发展，作家、艺术家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他们破除现代迷信，冲破‘禁区’和一切不适合文艺发展的清规戒律，使社会主义文艺重新沿着正确轨道前进，文艺创作在主题、题材、体裁、风格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变化，所以文艺界的形势整个来看是好的。

“突破‘禁区’，不但突破‘四人帮’设立的‘禁区’，而且突破了建国十七年来存在的一些清规戒律。在我们文学作品中，过去写过在战场上，在敌人法庭上，在监狱中同民族的和阶级的公开敌人作斗争的英雄，但却没有写过同那些以‘共产党员’的面目伪装‘革命’混入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关的，各色各样的野心家、阴谋家作斗争的英雄。同这种敌人斗争比同公开敌人斗争更复杂，更艰难，甚至也更痛苦。天安门的革命诗歌，就是‘四五’英雄们以无比的革命义愤，用血泪凝成的集体创作，是光辉的政治诗篇。话剧《于无声处》第一次把这种英雄人物搬上舞台，这是文艺战线上的一个勇敢的突破。这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想到的。人们没有理由反对这样的作品。”

“说‘伤痕文学’、‘暴露文学’……说写这些作品的作家是‘缺德’。要讲‘缺德’，那是‘四人帮’缺德，他们干了那么多罪恶滔天的缺德事情，怎么能怪真实反映这些缺德事情的作家是‘缺德’呢？问题是怎么样反映这些消极现象，这是值得认真考虑的。我们的文学总是要鼓舞人民前进，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这些消极现象，不能不反映，又要使人看了不致灰心丧气，产生消极的影响。否则，怎么叫社会主义文艺呢？社会主义文艺当然首先要歌颂人民，歌颂先进人物，但同时也要敢于揭露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落后面、阴暗面，促进社会主义社会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当话题接触到文艺界毕竟出现了思想解放、畅所欲言的新局